

都市女性心理丛书

THE DANCE OF DECEPTION

伪装的 艺术

(美) 哈丽雅特·勒纳博士◎著 施承孙 侯玉波 吴逢滨◎译

27

12844.5
L2226

都市女性心理丛书

伪装的艺术

[美]哈丽雅特·勒纳博士 著
施承孙 侯玉波 吴逢滨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 京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京】图字:01-2001-4486号

The Dance of Deception: Pretending and Truth-Telling in Women's Lives

Copyright © 1993 by Harriet Lern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之中文简体字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 HarperCollins 出版集团
合作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装的艺术/(美)勒纳著;施承孙等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1

(都市女性心理丛书)

ISBN 7-5000-6712-7/C·22

I. 伪... II. ①勒... ②施... III. 妇女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4.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2749 号

策划人:阿去克

丛书责编:杨寅辉

责任编辑:朱虹

责任印制:崇玉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4918)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45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6.00元

致 谢

《伪装的艺术》是一系列拙作构成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与前面的作品不同的是，这本书没有再陷入一种“自助”或者“怎样去做”的模式，我开始转向启迪读者的思维而不再只是针对生活中的问题为读者开处方，然而当我遇到对我们的生活和周边事物的思考有益的事情时，我还是说了出来，给读者提出一些建议。

在写这本书的早期我就发现，我并不想局限自己的思维。令我万分欣喜的是，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像人类的生命体验的话题，一个如此广泛、多层次、多变化、主观性的话题。也许让读者失望了，因为这并不是一篇有条理的、面面俱到的文章，也不是一种以特殊方式的、严谨的、关于思维和行为的讨论。我希望读者感受到一种震撼，能够针对本书的主题进行深刻地思考，从阅读中受益。

能完成这样一本涉及如此广泛主题的书，我确实要感谢在这项工作中给了我极大帮助的众多朋友，遗憾的是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各位的名字。在最终定稿的过程中，许多朋友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才华给予我的帮助让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我的挚友杰弗里·安·戈迭自始至终都在激励着我，为我的一点点进步大声喝彩，鼓励我在困境时重新振作。除了精神上不时的激励，对于我的初稿杰弗里也经常提出宝贵的建议。她的先生汤姆斯·福克斯·埃夫里尔也从头至尾阅读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见。由于同是作家，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创作中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让我感到十分幸运。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我的经营人乔-琳内·沃利，是她劝说我放弃提前退休的念头（事实上我自己也并不要那样做），并提醒我以后还要出更出色的作品。我们之间牢固的友谊、她对我工作的信任，以及她冷静出色驾驭事情的能力，让我得以顺利地写作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在各个方面延展、丰富和组织了我的生活。

几位住在托皮卡的密友也对全书或部分手稿进行了评价，并和我一起讨论和思考了我的主题，或以其他方式一直鼓励和帮助着我。向埃米莉·考夫龙致以我最深切的爱意和最诚挚的感谢，她的存在及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同样要特别感谢埃伦·萨菲、南希·马克斯韦尔、玛丽安娜·奥尔-里谢和朱迪思·孔茨。外埠的阿里斯·E·韦伯曼和谢里·莱维-赖纳也评注了我早期的书稿。我要感谢许多我的非正式访谈中的女性，是她们对一些存在于她们私生活中的关于欺骗和说出真相的比较严肃的问题给予了毫无隐瞒的诚实回



答。

这是我经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的出色编辑珍妮特·戈尔茨坦女士之手出版的第三本书。珍妮特常常有敏锐的直觉，哪怕是对一些稍有不妥的事情；而且具有一种少见的才华，她的小小建议可能使你的创作获益匪浅。对于安·阿德尔曼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的编辑和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其他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亦十分赞赏。正是他们在我所有书的制作、改进和宣传上完成了出色的工作。在今天能够有这样负责和优秀的出版公司发行我的书，我感觉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同样要感谢卡伦·沃尔德、利布萨·列曼、斯特凡妮·冯·希施贝格以及《新女性》杂志的其他工作人员，我很荣幸能为该杂志每月撰写一期劝言专栏。

我很幸运能和一些主张男女平等的朋友和同事一起完成这个非凡的、影响广泛的工作。我衷心感谢：霍利·尼尔和珍妮·麦瑞克认真地对每一章节提出了批评；帕特里夏·克莱因·弗里肖夫不断鼓励我的工作，并且将书稿带到瑞典，听取索妮妮·约翰逊和琼·泰特好心的赐教，又带给莫利·卡岑并得到了她对终稿热情的回应。

门宁格诊所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彼得·诺沃提尼从我在该诊所工作初期就对我的课题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其他人也是一样。正是这些来自于行政上的支持，才使我当时将写作与临床工作结合起来成为可能。我尤其感谢

玛丽·安·克里夫特，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细心地完成编辑工作。可以说整个书稿的创作都受益于她敏锐的眼光。还要感谢门宁格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埃莉诺·贝尔，他们为每章注释的编写提供了大量帮助。

我十分感谢卡罗琳·康格，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她能够唤醒人的洞察力，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智慧和价值，是她教会我从另一个新角度去认识事物的本质。

我的先生史蒂夫·勒纳已经和我相携相伴走过了几乎四分之一世纪，他一直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从他那里，我对本书的主题有了更多的认识 and 了解。对于他所给予我的爱、鼓励和对我的工作坚定的信心，我十分感谢。他对我生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向给予我知识和经验帮助的人致谢

作家一般都认为一本书是众人智慧的结晶，而非完全一人之功，对于那些在创作过程中从知识和经验上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我们通常是感激不尽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因为我所讨论的主题是建立在女权运动的理论以及心理治疗的实践基础上的，我接受的所有专业训练和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受到的教育都应用到了创作中。即使可能，恐怕也很难区分出观点的所有者和想法的初始来源。



如果真的有人尝试这种区分，那将是极为荒谬的。尽管我在每一章的注释中都尽了最大努力，对那些曾经给予我知识和经验上帮助的人表达谢意，然而，我还是不得不对难以避免的疏忽表示万分的歉意。

我尤其要提到一些前面已经提过的人，我或者直接从他们那里得到观点，或者大大受益于他们的作品：西赛勒·博克所完成的两本关于与民族性相关的保密和说谎的书；波利娜·巴尔特帮我为第五章定题。我还同样要感谢下列人员所做的重要工作：卡罗琳·埃尔布兰（第五、六章），佩吉·麦金托什（第六章），埃万·安贝-布莱克和佩吉·帕普（第十章），佩吉·沃恩（第十一章），罗莎贝斯·莫斯·坎特和伊丽莎白·卡马克·明尼克（第十三章），奥德·劳德、索尼娅·约翰逊、琼·泰特（第十二章）。

我尤其要感谢阿德里安娜·里奇，她的经典著作《女人的生命、谎言、秘密以及沉默》是我的主题的重要支柱。我喜爱里奇陈述真理和写作时说出真相的那种风格——一针见血、迫切、坚决和充满激情。我对她的优秀著作（包括十三本诗集在内）的谢意也部分表达了我对女权运动带来的思想革命的谢意。如果不是参与到女权运动中去，我想我现在可能仍旧生活在无知当中，还在柔顺而驯服地用一种并非我的真实风格写作。

我从另一位才华卓越的朋友玛丽安娜·奥尔-里谢那里

也学到了很多。她把我视为平等的成员，让我有机会加入到由她提出的两个课题的研究中——那还是最初在托皮卡建立的工作小组（两个课题是“直言不讳”和“公平作战”），以及在门宁格时的“历史上的女性”这一谈话系列。我还要感谢伊丽莎白·卡马克·明尼克夫人，感谢她对于民主政治的、具有启发性的、开阔并富有希望的视角，以及她的丈夫西卡恩先生，因为他将这一视角灵活地贯穿于他的组织和音乐之中。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从我的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经验中获益匪浅。在我接受专业训练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心理分析和家庭系统论的老师。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凯瑟琳·格伦·肯特女士，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中，是她教给我怎样去思考，并指导和帮助我将鲍恩的家庭系统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她的影响反映到这本书中就是对默里·鲍恩的先驱工作的叙述。我还得益于斯特凡尼·费拉拉的一篇关于欺骗的优秀论文。当然，我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并不表示他们喜欢我这样引用，在我感谢这些人中没有人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也没有必要完全赞同。因为就像平常一样，书中观点的最后责任人是我本人。

许多女权主义的心理分析思想家丰富了我的生活，这起始于我的朋友特雷莎·贝纳德斯，在心理健康的领域，她是第一个开始关注女性愤怒这一主题的。琼尼·贝克·米勒的



经典著作《关于新女性心理学》中，作者就谨慎地将女性的次要社会地位与陈述真相和事实的两难问题联系起来。我受益于她的这项重要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进步。

要感谢给我提供了各种帮助和关爱的人：苏珊·克劳
斯、珍妮·休梅克、乔治娅·科利斯、约-安·克热斯坦、
克洛迪娅·拜克、埃莲娜·布罗斯塔克·伯兰、珍妮弗·内
尔·霍弗、贝蒂·霍佩斯、帕特里夏·斯派尔伯格·海兰、
南希·耶赫尔、多里斯·简·卡迪雅克，以及我的女性团体
和我聪明机智的、远在他乡的好伙伴卡罗尔·泰瑞斯、我至
爱的父母——罗丝和阿奇·高德、我的姐姐（以及早期创作
的合作者）苏珊·高德，还有我亲爱的儿子们——梅特和本·
勒纳。最后，我也要向那些用各种关爱、感激和思想的挑战
来继续鼓励和支持我的读者表示感谢。

目 录

致 谢	1
第一章 托尼与火星人	1
第二章 欺骗与陈述事实	10
第三章 做正确的事	19
第四章 在隐私的名义下	39
第五章 发掘你的性感受	55
第六章 我们的故事讲的就是自己	75
第七章 家庭遗产	93
第八章 诚实与真实	112
第九章 伪装的艺术	128
第十章 家庭隐私:内部的干扰因素	150
第十一章 不可告人的风流韵事	173
第十二章 身体寻觅真实	193
第十三章 真正的我愿意站着吗?	219
结束语	240

第一章 托尼与火星入

我十二岁那年，编造了一个颇为圆满的谎言，告诉了我的好朋友——玛勒，说自己与一位叫托尼的火星入有了朋友联系。玛勒和我同住在布鲁克林区，双方仅一街之隔。从一年级开始，我俩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这个谎言，对我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告诉玛勒，托尼要和我约会。由于从来没有人邀请我约会（并且我也相信不会有人与我约会），玛勒开始为我的约会作安排。因为托尼说如果我不去赴约，也许就会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一般来说，如果玛勒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情，她就一定能够做到。于是，玛勒开始以其一贯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这个计划中。约会的日子来了又去，托尼当然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随着托尼的人格和存在渐渐地成熟，并成为我和玛勒加深友谊的一部分，一些来自同一星球的小角色也被融合到这一幕剧中。在剧中，托尼这个角色是一个好心的、有趣的人，他常常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情，而我只把这些转述给玛勒——她也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的其他女友经常更换着自己的密友，而我和玛勒的亲密关系却十分稳定。托尼的存在稳定了我们的友谊，并且加深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友情与承诺。我处于托尼、玛勒和我这样一个三人的圈子中，成为一个积

极的导演，并且参与到这幕生活戏剧的演出中。

我不记得托尼多久会“光临”一次，以及他每次会停留多久。但是我想，至少一年以后他才会慢慢地走出我们的生活吧。很多年之后，当玛勒和我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课程时，我才哭着告诉她托尼只是一个我杜撰的人物。在那之前，我们一直都在逃避有关托尼的事情，尽量不去细想，甚至提起他。玛勒不去详细地询问这出星际间的戏剧，以此来保护我和我们的友谊。毕竟，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当我们最终谈起这件事情时，玛勒十分轻松愉快，没有一点抱怨。这是在我的预料之中，毕竟多年的友谊已经将我们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70年代初，我在攻读博士后期间，接受了临床心理学教育，开始进入精神分析这一领域，并且坦白地说出了我的“托尼的故事”。我曾半开玩笑地谈及我的担心：我的精神分析师会将我诊断为糟糕透顶，甚至是病态。我的这种不安并不令人惊诧。虽然说谎对于个体和公众生活而言，尤其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说谎始终是一种受到强烈指责的行为，并被认为是心理上的病态和过失。据我所知，相对于其他行为，父母对儿童的说谎行为惩罚得更多一些，也更为严厉。我曾听到通常都十分冷静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尖声喊着：“下次，不要再对我说谎了！”目的与特征有着如此沉重的负面联系，就很难去思



索这样一个问题，即说谎有时候在儿童和成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是可爱甚至是积极的角色。

我的分析师碰巧也叫托尼，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如其平常的秉性，对我也不做个人的价值判断。在精神分析领域里所强调的洞察力和自我认识能力，是无法在自我压抑和责备的氛围中顺利发展的。他和我就我与父亲疏远的关系，以及我第一次利用托尼，不顾一切地要玛勒帮我安排那次与托尼的约会等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许多年以后，即在我的第二个儿子于1979年出生时，我面临着一场个人的危机，是一种对于健康的恐惧，这使得我对于十二岁那年母亲被诊断为子宫癌这一事件有了更多的认识。在我和父母进行了一次深谈之后，我认识到在妈妈四十八岁那年，被医生宣告生命仅剩一年时，才在我的脑中构造了托尼这一完整的形象。虽然我并没有在意识的水平上觉察到她的诊断和预后，但无意识中我却什么都知道。

据我那年的推想，很多谎言的形成都是从妈妈接受一个不适当治疗程序的惨痛经历开始的。在被误诊为阴道出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妈妈因为大量出血被送入医院进行抢救。意外的是，妈妈被诊断出一种至今还是未知、不能医治的癌症。她的医生（可能他自己都受到了长期的误诊和疏忽的影响）告诉了爸爸这个诊断，并要求他保密。在完成了最初的疗程之后，正当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妈妈被告知需要

在医院里多呆一段时间以完成第二次“子宫扩张术”。她的医生利用不太可信、让人十分迷惑的解释，在妈妈毫不知情、更谈不上允许的情况下对妈妈进行了“子宫全切除手术”。术后醒来时，妈妈感到十分迷惑不解和不知所措，且被一种莫名的剧烈疼痛折磨着。

一直到妈妈出院时医生要求她作放射性治疗，她都没有和医生产生直接的对抗。妈妈要求知道自己的病情，医生没有回答，只是拉着妈妈的手告诉她要好好享受生活，在未来的一年里充分享受性生活。他没有提到癌症，而我妈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在她的思维里，某种程度上也并不想听到这个词被大声地说出来。尽管医疗机构并没有说出来，然而，在延长放射性治疗时间的提议中，妈妈知道了她所患的病症。

随后的一年里，我的家人没有提过“癌症”这个词，甚至妈妈的健康也是避讳的话题。不可思议的是她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死亡，所以我们有机会在一起，以成人的眼光来谈论确诊以后所经历的那段伤感岁月。我们的交谈使我能更深刻地理解，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无助感令我托托尼从另外一个星球带入我的生活。

妈妈作为全家的情感中枢，似乎即将走进死亡。我惟一的同胞苏珊，已经开始了她在巴纳德的大学学业。她打算短时间内在城里租用一所公寓，也就是说她就要离开我，开始

自己的生活了。妈妈平静地为她的兄弟和小姑计划着，他们当时住在布鲁克林区另外一个地方，她希望他们能够在她死后收养我，而并不指望爸爸能够细心地照顾我。我处在失去所有亲人的边缘。由于害怕精神崩溃，我把托尼带入了自己岌岌可危的世界。

在妈妈确诊后的一年中，我最主要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我的家人以沉默的方式对待谎言，全家人绝口不提生死之事。仅仅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我已记不清具体的情况），我说出了实情和真相。妈妈告诉我，在她做完放射性治疗、重新鼓起勇气和信心以后，有时候她会因感冒这样的小病而不得不卧床休息，这是以往在她身上极其罕见的。这个时候我会快步冲进卧室，尖叫着不让她躺下，我以一个孩子全部的力量命令着她：“起来！你最好不要死去——你听到我的话了么——否则我不会原谅你的！”妈妈回忆起我的这种突如其来又突然结束的情感爆发，认为那是我的家人中惟一直接的情感宣泄，是惟一将危险说出口的人。

除了这种孤立的爆发以外，我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拒绝和掩饰着妈妈的病以及她死后谁来照顾我的问题。重新翻开尘封的日记——那里记录了我的真实感受——在那一年的日记里，我找不到任何一篇叙述妈妈病情或者是我恐惧的文章。无论是从语言还是感情上，我都已经对自己的惊恐麻木了。但是由于无意识中对事实的探求，我还是在很多方面表

现出了我的惊恐，如在学校里招惹麻烦，或者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我的谎言是用话语而非沉默，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玛勒。我虚构了一个故事，详细地讲述着这一故事，并且乐此不疲，完全沉浸于这一幕戏中，无法置身事外。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拼凑起零落的记忆，试图去感受当时的行为，去思索它的意义所在。

也许我希望被抓住。一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在姐姐苏珊的卧室中，并且主动告诉她我和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一个男人成为了朋友。如果苏珊对我的话认真点，帮助我面对托尼的事情，我们可能都会被带入那沉重的事件中。但是无论怎样，苏珊更多的只是倾听我的故事，也许从来没有过其他想法。

回顾整个事件

如果跳出这样的时空背景去看我对玛勒的行为，也许旁观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说谎是因为她就是那样的人，她就是骗子，是那种喜欢欺骗的儿童。”或者可能会基于对人类行为某种特殊的观念，得到这样的心理学解释：“因为她缺乏安全感，她需要操纵和控制——这就是她为什么说谎。”

在不考虑这种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用特质理论或